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53

东路花鼓

百	谷	墩
闹	书	房
铁	弓	缘
打	葛	麻
胭	脂	衰
黑	风	洞
三	奇	花
桂	花	树
百	忍	堂
赶	府	骂
金	精	戏
尹	氏	劝
麦	内	藏
苏	秦	当
张	三	会
秦	香	挂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编 印 者 的 说 明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二十四集，又由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内部编印三十七集。为了向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和改编的剧目资料，从现在起，由我室将现有的藏本陆续校订，内部编印。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所编剧本，大多是传统剧本的原本，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少数特有剧目的整理本或改编本，也拟收入。

现在恢复这套“丛刊”的编印工作，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指正。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

一九八〇年四月

前 言

《湖北地方戏剧丛刊》的编辑出版，力求全面介绍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编和演出的剧目资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统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调；有属于花鼓系统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河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调、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流传来的高台曲、灯戏等。这些剧种都有着丰富的传统剧目。我们为了多方面介绍这些可贵的戏曲遗产，将这套“丛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选的优秀传统剧本和经过演出的获有定评的整理本或改编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分是不宜公开出版而又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剧本，则由本会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陆续编印。

本集所编印的传统剧本，供作内部参考，因此在内容上未作改动，只改正了错别字和个别不通顺的或不堪入目的字句。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们采取了先到先选的原则；并视可能，邀请对该剧有素养的演员加以校订。

由于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同志们指正和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十月

目 录

百 谷 墩	李承凤述录 (1)
闹 书 房	刘玉清、李承凤述录 (34)
铁 弓 缘	戴桂亭述录 (40)
打 葛 麻	刘玉清述录 (56)
胭 脂 裘	舒玉堂述录 (79)
黑 风 洞	舒玉堂述录 (123)
三 奇 花	王听欽述录 (150)
桂 花 树	王听欽述录 (186)
百 忍 堂	王听欽述录 (199)
赶府骂菜	潘凤仙述录 (208)
金精戏仪	邹 鑫述录 (222)
尹氏劝夫	新洲楚剧团录本 (234)
麦内藏金	新洲楚剧团录本 (240)
苏秦当钗	潘凤仙述录 (258)
张三会妻	潘凤仙述录 (263)
秦香莲挂帅	肖燮卿述录 (267)

百谷墩

李承风述录

剧情：探花陈子君嫉妒状元刘应龙，暗中陷害，使刘应龙文官挂帅，被困边关。

陈子君欲谋夺刘妻苏玉珍，娇作刘之家书，伪称病死，嘱玉珍改嫁陈子君。刘府丫环夏莲识破，对陈阴谋有所提防。

陈遣媒往刘府说亲，媒婆谎言蒙骗刘父允婚，复又唆使陈子君黑夜抢婚。事为夏莲所知，伴苏玉珍连夜逃走。途中，苏于芦林产下一子，支开夏莲，写下血书，嘱托夏莲代抚其子，并留九连环为表记，然后投河。夏莲返回芦林，遵嘱怀抱婴儿逃离，往百谷墩棲身。（下集为《对金环》）

人物：刘应龙（生）、陈子君（丑）、刘子玉（末）、下书人（杂人）、苏玉珍（花旦）、夏莲（小旦）、刘母（正旦）、媒婆（摇旦）、玄女娘娘（花旦）、老丈（末）、二家院（杂）。

第一 场

〔刘应龙上。〕

刘应龙：（引）闷坐大营思千里，一日思家十二时。（坐诗）

一口元帅印，本是镇国宝。

落在本帅手，要把狼烟扫。

下官、刘应龙。大比年前，上京赶考，多蒙万岁点我鼎甲头名状元。可恨陈子君启奏一本，害我文官挂帅，被困边廷，不能取胜回朝。思想起来，好不悲叹人也！（唱东腔）

在王驾前任王行，吃王爵禄报王恩。
为臣定要全忠孝，臣报君恩子养亲。（下）

第 二 场

〔陈子君上。〕

陈子君：（引）点探花名扬天下，琼林宴帽插宫花。（坐诗）

曾记十年寒窗，受尽许多波渣。

喜的月中丹桂，欢点三名探花。

下官、陈子君大老爷。大比年前，上京赶考，可恨刘应龙把我的状元印夺去了。那时我心怀不服，害他文官挂帅，被困边廷。这好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闻听人言，他家有苏氏玉珍，生得天姿国色。我有心纳她为妾，又不能得够。心想这……有了，我不免修动书信，假说他在京都一命身亡。就是这个主意啊！（唱东腔）

在王驾前任王调，受王差遣把心操。

为臣定要全忠孝，臣报君恩子代劳。

人来带路书房到，老爷提笔家书抄。

上写拜上多拜上。

哎！我陈大老爷修书往哪里去了呀！我乃是三名的探花，启拜刘子玉那个老儿？说是这呀……有了，这乃是假借子寄父书，拜得的呀！（接唱）

拜上了高堂上二老爹娘。

大比年前京都进往，蒙万岁亲点我状元郎。

那日打马精神爽，下阁桥前散愁肠。

你儿打马桥头往，陡得风寒上身旁。

只望一日好一日，哪知病重入膏肓。

儿在京都亡了命，爹娘不要带忧伤。

哎！陈大老爷修书修往哪里去了，修了半天，未见苏氏玉珍一根毛。说得是……啊，在这里呀！（接唱）

大字旁边音小字，拜上我妻苏玉珍。

夫在京都亡了命，我妻不要带忧心。

我妻若念夫妻份，三年孝满改嫁人。

我妻不念夫妻份，漂洗罗裙改嫁人。

嫁人莫嫁别一个，单嫁义弟陈子君。

哎！陈大老爷修书修到哪里去了，她丈夫一死，嫁张三、嫁李四，只能由她，为何单要嫁陈大老爷呢？想是这……啊，在这里呀！（接唱）

非是要嫁陈子君，有段缘故妻不知情。

夫在京都得下病，熬汤煎药亏他人。

借他的银子五十两，因此把妻报他恩。

一封书信忙修起，谨封二字上面存。

人来！

〔家院上。〕

家 院：有。

陈子君：带路凉亭。

〔走圆场。〕

陈子君：传下书人。

家 院：下书人走上。（下）

〔下书人上。〕

下书人：腰系丝蓝带，怀揣公文牌。见过老爷！

陈子君：不用见礼。这有书信一封，命你下到涿州怀阳。见了刘子玉那老儿，就说是刘大老爷所修，莫说陈大老爷所修。

下书人：言了陈大老爷所修怎样？

陈子君：言了陈大老爷所修，齐眉一刀。要是不死，还要充四十里路的军。

下书人：那名叫什么王法？

陈子君：名叫死不饶人。

下书人：小人记下了。

陈子君：烽火连三月。

下书人：家书抵万金。

陈子君：急速上马。

下书人：是。（下）

陈子君：正是：（念）

满江撒下钩和食，何愁鳌鱼不吞钩。（下）

第 三 场

〔刘子玉上。〕

刘子玉：（引）老迈年高，白发苍苍似银条（坐诗）

老汉年满七旬多，好比路旁草一棵，

渡过今春残冬腊，不知逢春又如何。

老汉、刘子玉。所生一子，名叫应龙。大比年前，上京赶考，杳无音信归家。今日闲暇无事，庄外盼子走走！（唱东腔）

年迈之人进花园，手攀花枝泪不干。

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老何曾转少年。

朝考年应龙儿去把考赶，

是缘何此一去无信回还。

年迈人在家中终日忧叹，

今日天荒郊外盼子一番。

年迈人走出了自己庄院，

又只见荒郊外美景百般。
山连岭岭连山接连不断，
河湾水水湾河处处相连。
在路途正行走二目观看，
一垂杨已不远拢了身边。
年迈人走得了垂杨下面。

〔下书人上。〕

下书人：（接唱）

这厢来了下书男。

少待。那厢有一老者，待我下马问过。老者请了。

刘子玉：哈！那厢有人讲话，莫不是我应龙儿归家。

下书人：老者不要占便宜。我乃是京城下书之人。

刘子玉：京城大哥！老汉盼子心切，冒叫了一声儿子，休要见怪。自古道：人有千般错。这厢一礼。

下书人：还笑容。

刘子玉：好一个还笑容。京城大哥！慌慌张张身向何往？

下书人：老者哪能知道！我来到此地，访那个刘家府第呀。

刘子玉：哪个，你访刘家府第？京城大哥！怕你路走左了。

下书人：怎见得？

刘子玉：朝上一看，只有刘家庄；朝下一盼，也只有个刘家村。此地无有刘家府第呀！

下书人：老者，你哪能知道！他家中有人在京城为官，村庄也能称为府第。

刘子玉：你家老爷叫什么？

下书人：我家老爷的名讳，小我不敢讲。

刘子玉：讲了怎样？

下书人：讲了，齐眉一刀，如若不死，还要充四十里路的军。

刘子玉：那名叫什么王法？

下书人：叫死不饶人。

刘子玉：真乃好狠的王法。京城大哥！四下无人，只有你我，
但讲无妨。

下书人：如此一说，但讲无妨。我家老爷名叫刘应龙。

刘子玉：京城大哥，你可报的不错？

下书人：不错。

刘子玉：报得不差？

下书人：不差。

刘子玉：这个，（笑介）哈哈……哈，京城大哥！你要见他家
何人？

下书人：要见他家太老爷。

刘子玉：京城大哥！要见太老爷不难，他家与老汉仅隔一壁，
老汉带你往他家一会，可好？

下书人：那就好有一比。

刘子玉：好比何来？

下书人：三文钱买个香袋。

刘子玉：怎讲呢？

下小人：你老人家随带子。

刘子玉：什么话！将马带过。

〔下书人带马介。〕

刘子玉：京城大哥！你家老爷得中几甲几名？

下书人：鼎甲头名。

刘子玉：（旁白）我儿中得高呀！（笑介）京城大哥！来此已是
太老爷门首。老汉进去通禀，自有人前来迎接于你。

下书人：有劳了。

刘子玉：京城大哥！太老爷手下无人，请你自进。

下书人：想必是个寒士，待我自进。

刘子玉：嗯哼！

下书人：还不是你老人家。

刘子玉：京城大哥！你未曾观见太老爷？

下书人：未曾观见。

刘子玉：京城大哥！要见太老爷，乡下规矩不同，要打个圈
圈。

下书人：好，打个圈圈。

刘子玉：嗯哼！

下书人：还不是你老人家。

刘子玉：京城大哥！还未曾观见太老爷？

下书人：未曾观见。

刘子玉：未曾观见，是你圈圈打小了，还要大大地打个圈圈。

下书人：好，大大地打个圈圈。

刘子玉：好消息呀！（笑介）哈哈……

下书人：管他孝媳不孝媳，不要耽误小人的路程。

刘子玉：京城大哥！要见太老爷，远了。

下书人：远在千里，不能得见也是枉然。

刘子玉：如今近了。

上书人：四下无人，莫非是你老人家？

刘子玉：呀哪！要是太老爷就是太老爷，讲什么莫非是太老爷。

下书人：启禀太老爷，我那京城之内，是以莫非为重。

刘子玉：狗头！明明是话讲错了，还胡说是以莫非为重。好，
莫非大哥，站了起来。

下书人：谢太老爷。

刘子玉：京城大哥！你是书信还是口信？

下书人：我乃是书信。

刘子玉：书信呈上，待老汉一观。上写刘应龙拜，到也不错。

京城大哥！你是到家居住，还是回京侍奉老爷甘旨？

下书人：我要回京侍奉老爷甘旨。

刘子玉：好，太老爷也不久留于你，这有大银一锭，给你作一茶之敬。

下书人：上司发有公食，小人不敢领受。

刘子玉：这是太老爷私备，大胆收下。

下书人：多谢太老爷。

刘子玉：京城大哥！你对你家老爷言讲，就说太老爷悬望。马上去吧。

下书人：告辞太老爷。（下）

刘子玉：少待。我儿有书信前来，不免唤出安人、儿媳，一同观看。夏莲，拜请安人、小姐出堂。

夏莲：（内白）拜请安人、小姐出堂。

〔刘母、苏玉珍、夏莲上。〕

刘母：（念）

我儿去求名，无信转回程。

苏玉珍：（念）

三从为根本，四德奉双亲。

夏莲：（念）

做事要检点，免得上人嫌。

刘母：见过员外，这厢有礼。

刘子玉：罢了。安人请坐。

苏玉珍：见过爷爷，儿媳拜揖。

刘子玉：站过一旁。

刘母：请问员外：唤出我等，有何话讲？

刘子玉：安人哪能知道！今日为夫庄外游玩，京城内有下书之

人，乃是我儿修书前来。唤出你们，一同观看。安人请看。

刘 母：员外请看。

刘子玉：儿媳观看。

苏玉珍：爷爷请看。

刘子玉：一家人同拆同观啊！（唱东腔）

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十五分外光。

年迈人眼昏花倚门就亮，

拆开书展开简细看端详。

上写应龙儿拜上多拜上。

安人！我儿提笔就拜，乃是拜上安人的。

刘 母：乃是拜上你的。

苏玉珍：二老都有拜。

刘子玉：好一个二老都有拜！（接唱）

拜上了高堂上二老爹娘。

朝考年别二老京都进往，

万岁爷钦点我状元才郎。

安人！我儿不中就不中，一中就中得高呀！

刘 母：我儿中几甲几名？

刘子玉：鼎甲头名。

刘 母：果然中得高。

刘子玉：从今以后不叫你安人，叫你太老夫人！

刘 母：我不叫你员外，叫你太老爷，沾了你的光。

刘子玉：享了你的福（唱）

打马游街精神爽，下阁桥前散愁肠。

你儿打马桥头往，陡得风寒上身旁。

只望一日好一日，哪知病重入膏肓。

儿在京都亡了命，爷娘不要带忧伤。

苏氏呀，儿媳呀！本当朝前看，是拜上儿媳的，多有不便。苏氏呀，儿媳！我儿一死，你不要三心二意，若要三心二意，抬头一看，（哭头）应龙，儿呀！我的儿呀……

（与刘母同下）

苏玉珍：（唱东腔）

见二老转后堂，我……

短命的夫呀！……（接唱）

我泪落难忍。

好似那狼牙箭刺杀我心。

叫夏莲看过来姑爷书信，

纸上相逢……

我短命的夫呀……（接唱）

好伤心。

大字旁边音小字，拜上我妻苏玉珍。

夫在京都亡了命，我妻不要带忧心。

我妻若念夫妻份，三年孝满选高门。

我妻不念夫妻份，漂洗罗裙改嫁人。

嫁人莫嫁别一个，单嫁义弟陈子君。

非是要嫁陈子君，有段缘故妻不知情。

夫在京都得疾病，熬汤煎药亏他人。

借他银子五十两，因此把妻报他恩。

看罢书信心恼恨，短命的夫君怨一声。

你在京都亡了命，管妻嫁人不嫁人。

二堂闷坏苏玉珍。

我短命的夫呀……

夏 莲：姑娘呀！（接唱）

夏莲一旁看得清。
那日送茶羹学进，得见姑爷写字文。
姑爷写的金钩字，书信笔迹弱三分。
若是姑爷亡了命，
人死那能亲笔信回程。
依得夏莲见识浅，
怕的是朝廷内出了奸臣。

苏玉珍：（唱东腔）

夏莲一言来提醒，提醒南柯梦中人。
叫夏莲看过来姑爷书本，
对一对笔迹看假真。
我夫写的是金钩字，
书信上笔迹弱三分。
要是假的犹还可，要是真的呀……

我的短命的夫呀！……（接唱）

好伤心。

管他是假还是真，要做护灵守孝人。

夏莲带路孝堂进，忙把孝堂点起灯。

〔同下。〕

第 四 场

〔陈子君上。〕

陈子君：（念）

只为玉珍事，常常挂在心。

下官、陈子君。心想苏玉珍不能到手，人言讲道，祖先灵
验。我不免去到祖先堂前焚香……（唱东腔）

一色杏花红十里，马前报到探花回。

人来与我顺鞍轡，祖先堂去问神祇。
行来已是宗祠外，翻身下马入宗祠。
敲罢钟来屈膝跪，陈门祖先听端的。
保佑玉珍成婚配，朝朝每日谢神祇。
人来与我奠祭礼，忙上鞍轡转回归。

〔上马，圆场，下马进府。〕

陈子君：家院！

〔家院上。〕

家院：有。

陈子君：家院！是我想苏氏玉珍，不能得够，快与我定下计来。

家院：大老爷！请一能言会语的媒婆，到她家一说便成。

陈子君：你是我得力的管家，这桩大事还要仗托于你。

家院：老爷请退。

〔陈子君下。〕

家院：大街走走！（唱东腔）

府堂领过大人命，去到大街接媒人。

来此街坊忙站定，便把老板请一声。

老板请了。

〔内白：请了，何事？〕

家院：媒婆住在哪处？

〔内白：三隔壁，三家棺材店隔壁，灵屋铺对面，芦席门楼，半开半掩就是。〕

家院：有劳了。来是这个一、二、三，到了。媒婆可在家？

〔媒婆上。〕

媒婆：不在家。

家院：不在家哪有人讲话？

媒婆：好比便壶掉了绊，光留个咀照门。

家 院：有咀必有人。

媒 婆：出来呀掉你的魂。（说占子）

我是大街一媒婆，惯与人家来说合。

倘若亲事说成了，一家得财礼，

一家得老婆，媒婆在中间撮吃喝。

是哪个叫门，进来咧。

家 院：门未开，我从哪里进来？

媒 婆：哟，……听说找媒婆，我忘了，门还未开哟。你是哪里来的大茗？

家 院：大叔。

媒 婆：是呀，大叔滚进。

家 院：请进。

媒 婆：是的，请进。

家 院：见个礼。

媒 婆：不见礼，有喂菩萨。你这个大叔，家住哪里？你这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到府上来的。

家 院：你这是什么府？

媒 婆：哼哼，一个小小的八宝九龙廷。

家 院：一块水豆腐啊。

媒 婆：乃是一个笑话呀。

家 院：我是三名探花陈子君大老爷家来人。我家老爷要走马上任，缺少个押印夫人，请你给他说他个押印夫人。

媒 婆：哟，哪里有呢？

家 院：有呀，徐州徐阳八阁吊桥刘子玉家中，有个苏氏玉珍，生得天姿国色。

媒 婆：呀！大叔，那是火炉烧耙——有主的。她丈夫刘应龙，在京都得中头名状元。那是有主的呀！